

# 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大有可为

——喜读《汉语方言地图集》

李如龙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提要** 把汉语方言的差异全面地展示在地图上以往做的很少,《汉语方言地图集》是第一部的巨著,本文概括了该书的重要价值和贡献,并提出它的经验很值得总结和推广。

**关键词** 《汉语方言地图集》 地理语言学 比较研究

比利时学者贺登崧(中译本 2003)概括了方言地图的多重学术价值:1,提供新的语言事实;2,确切地反映语言的历史;3,便于探究语言变化的规律。最近出版的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下文简称《地图集》)就具有这样的多重学术价值。以下试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举例说明该书的这些价值。

## 壹 语音方面的价值

我们来看看关于全浊音和古人声韵尾两个大音类的图,再举例看一些例字。

⊙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演变(语音卷 039 图)。

中古全浊音声母字的读法古今音演变的最重要的表现。本图依据 54 个代表字展示了各方言的不同表现,可分为以下三类九种情况(有的“种”以下还有细分,这里从略):

第一类 全部浊音。又分为:

第一种,不送气浊音:多数吴方言点和湘南桂北土话:永州、全州等。

第二种,送气浊音:少数赣语点:祁东、永修、平江、崇阳。

第二类 部分浊音、部分清音。又分:

第一种,按调分清浊,或平浊仄清:西部湘语邵阳、辰溪、会同等(图上尚有闽北的浦城吴语,据本人调查,已清化);或平清仄浊:南部吴语松阳、泰顺、江山、上饶等;或上声清、非上声浊:南部吴语金华、丽水、龙泉、广丰。

第二种,按韵分清浊:舒声韵浊、促声韵清,见于中西部湘语湘乡、双峰、冷水江、芷江等。

第三种,按古声类分清浊,又有几个小类:北部湘语沅江、桃江並定清,西部赣语湖口、星子船清,雷琼闽语帮並、端定读浊内爆音。

第四种,按今音发音方法分清浊:部分赣语都昌、武宁、赤壁、临湘今擦音清。

第三类 全部清化,又分:

第一种,全部不送气:湘桂土话、广西平话多数点。

第二种,全部送气:大多数客赣方言,部分徽语泾县、旌德、绩溪、祁门。

第三种,部分送气、部分不送气,又分:①以语音条件分。或以声调分,平送仄不送:大多数官话;平上送、去入不送:大多数粤语;平上送、去不送、入或送:少数粤语花都、阳山等;舒调不

送、促调或送:中北部湘语岳阳、长沙、株洲;或以声组分,古並定不送、其余送:湘粤土话嘉禾、宜章、连州等;②不以语音条件分的。多数字不送气、少数字送气:大多数闽语;多数字送、少数不送:徽语。

①人声韵尾的演变(语音卷 123 图)。

第一类 三种塞尾 p、t、k 齐全的,又分:

第一种,三种塞尾大体和古音类对应:大多数粤语、桂南桂南平话和粤东客话。

第二种,白读音另有喉塞尾 ? 的:大多数闽台闽南话。

第二类 有塞尾,与古音对应不齐的,又分:

第一种,p、t、k 不齐全的:中部赣语抚州、高安、资溪;闽南以外闽语。

第二种,全读喉塞尾 ? :晋语、江淮官话、吴语和部分客赣语弋阳、余江、宜春、武平等。

第三类 部分塞尾转化为边鼻音 l、n、m:如赣北闽北的赣语都昌、余干、邵武。

第四类 塞音脱落读为阴声韵:大多数官话、徽语、桂北平话和部分客赣湘语。

限于篇幅,以上分类尚未列全,仅此就大大超出我们以前对“全浊清化”和“塞尾脱落”的所知;据此也足以把汉语方言分成多层区划了。从纵向说,不但可以看到浊母清化、塞尾脱落的不同路向,还能列出各自的停靠站,从而分清不同方言的历史层次。

②若干特字的读音(《语音卷》有特字图 32 幅,以下只举数例)。

“溪”的声母(112 图):大多数官话和少数湘赣语(长沙、邵阳,萍乡、宜春等)读为擦音  $\zeta$ ;吴语和其他湘赣语读为塞擦音  $t\zeta^h$ 、 $ts^h$ 、 $t\zeta^h$ 、 $t\zeta^h$  等;多数闽语和多数粤语读为  $k^h$ ;海南闽语及闽粤赣客话(瑞金、长汀、梅州等)及广西平话(桂林、贺州、宾阳等)读为擦音 h、x。这是见系声母顎化过程的投影。

“厚”的声母(088 图):大多数闽语和不少吴语(南部多、北部少)读为塞音,吴语多为浊音 g,闽语为清音 k,浙西吴语(开化、建德等)为  $k^h$ ;官话、晋语、赣语、粤语和一些湘语读为清擦音 x(北京、太原、南昌、广州、屯溪、长沙);北部吴语和一些徽语(如皋、启东、宁海、天台)读为浊擦音  $\text{ɦ}$  或  $\gamma$ ;另一些吴语读为零声母。“厚”属匣母,读为 g、k 是上古音匣、群不分的留存,中古之后则按  $\text{ɦ}-\gamma-x-\emptyset$  的顺序演变。

“雨”的声母(093 图):北片吴语、部分徽语、赣语和大部分闽语读为擦音 h,吴语为浊音  $\text{ɦ}$ (上海、萧山、天台),赣语为浊音  $\zeta$ 、v(桐城、乐平、宜丰),闽语为清音 h(福州、厦门、潮州、海口);大多数官话和其他吴、赣、湘语读为零声母  $\emptyset$ (大埔、桐城、凤凰、宁远)。反映了有的云母字中古前期到近现代的变化。

“鼻”的声调(037 图):闽、客、粤、湘语大部分点来自古去声(今读阴去或阳去),大多数官话、晋语和吴、赣、徽语来自古人声,官话今读非入声,其余今读入声。原注来自去声的《广韵》毗连切,来自入声的有南宋孙奕《示儿篇》(卷 18)“声讹”条:“以鼻为弼”。既然多数方言来自入声,应是《广韵》失收,而并非南宋才出现变异。

这些特字都是口语中的常用字,地图中所记都是白读音,所以有纷繁的变异。有的传承了中古的异读(如“鼻”),更多的则是反应了上古到现代的诸多变化。虽然只是少数字,却是考察古今音变的重要线索。

## 贰 词汇方面的价值

和语音的差异相比,词汇的差异系统性不太强,只能逐条展示方言的差异。但是用大批量的词条在地图上展现大区方言之间的异同,却有独到的价值。这里着重指出《地图集》的三点

价值和贡献。

⊙关于方言特征词。近十几年来,方言特征词的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不过,大家往往只就自己熟悉的方言进行内外比较,所设的调查点,区内不多、区外更少,难以反映全面。《地图集》就约200条口语常用词比较了930个方言点的材料,各区的特征词就有很好的体现。这里只列举几个大区的少数条目(除个别条目外均取自词汇卷)。

### 闽语区

𩇛(067图) 脚说𩇛,闽语区内无例外。区外见于西南片吴语(衢州、江山、龙泉等),可能早期吴语说的还多,现在少了。

𩇛(052图) 儿子说𩇛,或以𩇛为词根。区内相当一致,图中有的点说后生(华安、云霄)应是别称,疑调查时缺漏。外区未见。

鼎(109图) 区内未见例外,永春德化记为鼎锅,是一种合称。闽西北赣语(邵武、光泽)是闽语赣化,保留了早期闽语的说法。别区未见。

厝(101图) 房子说厝,区内一致。区外见于浙西南吴语(松阳、遂昌等),写为处,同源字,音韵地位均为遇摄。

拍(128图) 动词打说拍,区内未见例外。闽中闽北声母为m,是同源字拈,《广韵》莫白切:“击也”。区外见于粤语和吴语的少数点(花都、封开、常州、湖州),均不成片。

治(027图) 宰猪说治,区内未见例外,区外见于客赣吴个别点(靖安、炎陵、荔浦、庆元),均不成片。

饔(178图) 味淡说饔,《广韵》琰韵子冉切,“食薄味也”。区内未见例外(雷琼闽语兼说淡),区外未见,是典型的闽语特征词。

悬(164图) 高说悬,闽语多说,区外未见;闽北说高,乃受客赣语影响。因《地图集》以“指身高”出条,闽南说辘;若是山高,还是说悬。

齐(159图) 多说齐,区内未见例外,区外未见。《广韵》在诣切:“齐和”,齐全了必多,可解。或作稽,聊备一说。

侬(039图) 人说侬,闽语多说,闽北说人,是客赣语影响。区外见于南部吴语(温处衢)数十点,早期吴语说的可能还多。

汝、伊(语法卷002、003图) 第二、三人称代词说汝、伊,沿海闽语(闽粤琼台)未见例外;闽中、闽北说你、渠,是宋元之后客赣方言区移民带来的。

### 粤语区

嘢(119图) 东西说嘢,粤语区普遍使用,有的点兼用东西;外区则未见。嘢是俗写,本字未明。多数粤语兼指事情(如说:“冇嘢做”)。

𩇛(093图) 下饭菜说𩇛,通行于珠江三角洲,并沿水域扩散至北海、梧州。粤西、粤北(高州、化州、封开、英德、佛冈等)则说菜。外区未见。𩇛是俗字,应是“送”的动词名物化。

遮(118图) 雨伞说遮,粤语区内未见例外,并向临近方言扩散(荔浦、韶关和粤东客话),其他方言(含客家话)则极少见。此词应源自粤语。

樽(114图) 瓶子说樽,粤语区内只有少数点说罌(如惠东、德清等,罌另见于客话区)。樽也有向外扩张的,如粤东闽语潮汕片、粤北土话韶关、连山等、广西平话来宾、平果等。

𩇛(062图) 舌说𩇛,粤语区内少有例外,勾漏片说利钱,粤东粤北客话(连平、龙川等)说舌𩇛、𩇛舌,其他方言则罕见。𩇛是俗字,本字就是“利”,因避舌、折(折本)同音之讳而造。

**饮**(085图) 喝说饮,粤语区内仅茂名、电白一带说呷;在外区,饮还分布在粤北(韶关、南雄等)、广西(都安、百色等)。东南方言中,吃、喝有别的一是粤语(食——饮),一是闽南话(食——啣)。

**搵**(148图) 寻找说搵,粤语多见,西片与寻或跟兼用;区外未见。是典型的粤语特征词。搵是俗字,音同稳(蔽也)、韞(藏也),义相关,或为引申。

**恁**(153图) 想说恁,区内未见例外,周边并有扩散。一些粤北土话和客话(韶关、连山、龙川)和广西中南部平话也多说恁。其他方言则未见。是粤语强势特征词。恁,《集韵》尼心切,“思也”,是为本字。俗作谗。

**睇**(121图) 看说睇,粤语未见例外,区外见于粤北土话、粤中客话和粤东闽语(曲江、和平、龙川、潮州、汕尾)。《方言》:“南楚之外曰睇”,《广韵》特计、土鸡二切,《集韵》又田黎切。广东诸方言有阳平(阳江、乐昌)、阴上(广州、潮州)、阴去(封开)、阳去(阳山)种种读法。

**靚**(188图) 美说靚,区内未见例外,并扩展到粤北、粤东和广西多点,可见是粤语强势特征词。靚是俗字,本字未明。

### 吴语区

**稻**(011图) 水稻说稻,不加子尾。吴语徽语多通用,唯遂昌、武义、祁门等地说谷。苏皖的江淮官话也说稻。这说明了吴徽同源,并曾通行于江淮。

**洩**(071图) 粪便说洩,浙江及沪杭之间十分一致;长兴及常熟以西说屎。《地图集》注:洩,《广韵》乌卧切,“泥著物也,亦作污”。

**颈**(063图) 脖子说头颈(北吴)、项颈(浙中),苏南尚有颈颈、颈骨、颈根的说法,都是以颈为词根的双音词。外区少用。

**鼻头**(060图) 鼻子说鼻头。区内不说的仅有龙泉。区外也说的见于湘语和湘南土话(湘乡、双峰、衡阳、江华)。也许可认为吴湘共有的特征词。

**蜚**(006图) 虹说蜚,除浙西开化、常山、江山外,全区都说,而外区未见,是典型的吴语特征词。蜚是同音字,本字未明。

**物事**(119图) 东西说物事,杭嘉湖、温处台地区及徽语中心区密集分布,应是早期吴徽语的特征词,但苏南西片和浙江大部已改说东西。区外仅见于闽北。

**事体、事干**(120图) 事情,以建德、义乌、天台、宁海为界,北片说事体,南片说事干。事干还见于粤语的三水、高明、恩平、玉林。

**长**(164图) 个子高说长,除舟山、象山片和常山、建德个别点外,区内普遍通行。浙南兼说高。皖南大部、赣中、鄂东一些点也兼说高、长。

**弄堂**(100图) 胡同说弄堂,大多数吴语和部分徽语皆然。处衢一些点说弄。弄还偶见于皖、赣、闽等地,弄堂则未见。

③关于方言区之间的关系。汉语方言之间有远近亲疏之分。由于和通语的关系不同,明显分成南北两大片:北片是官话和晋语,南片是吴赣湘和客闽粤。在词汇上,北片相对统一,南片比较分歧。北片双音词、创新词较多,南片单音词、存古词常见。以下举些例子。

**下雨**(005图) 北片只有一说,江南则有落雨(吴赣湘闽)、落水(客粤)、荡雨、作雨、做雨(浙南吴语、闽东闽语)。

**脸**(058图) 北片都说脸,北片吴语说面孔,个别赣语说面嘴,粤北土话或说面体,其余南片各方言都说面。

**嘴(061图)** 江北、鄂、贵官话和粤语都说嘴,川、云官话、湘语、北片吴语、徽语说嘴巴,闽语说喙(昌芮切)或以喙为词根的双音词,客赣语除说嘴外还说啜(尝芮切),南片吴语和粤语、平话有说口的。

**手、脚(068图)** 以长江为界,江北除赣语、吴语和个别官话外都不包括手臂、腿,江南除个别沿江官话和少数徽语、吴语外,都是手含胳膊、脚含腿。

**袖子(083图)** 北片大多说袖子,少数官话兼说袖儿,一些晋语说袖、袖袖,少数西南官话(成都、重庆等)说衣袖。南片的南吴、赣、客、粤、平话及广西官话说衫袖,闽语说手腕、衫挽等(《方言》郭注:“衣襟江东呼挽,音婉”)。吴、湘语还说衣袖、衣袖管、袖管、衣管等。

**锅(109图)** 官话和徽语、多数赣语都说锅(赣语西片读同窝,应是语音变读),湘语说锅、锅子,吴语说镬(南片)、镬子(北片),粤语说镬(中心)、镬头(外围),客家说镬头(粤赣)和锅头(闽西),闽语则都说鼎,平话和湘粤桂土话说铛。

**母猪(025图)** 官话普遍说母猪、或老母猪,猪后置;南片猪前置,说猪娘(南吴、西湘)、猪婆、猪婆娘(徽、赣语)、猪嫲(客家)、猪母(闽)、猪𧆛(粤)。

**茄子(021图)** 官话和湘赣客语大多说茄子。南片之中吴语说落苏(苏南、浙西),浙东南、闽南(含粤琼)说茄,闽东说紫菜,粤语说矮瓜。

**爌(油条)(090图)** 通行于官话和大部分湘赣粤语,吴语说余(北片)、泡(南片),闽语说浮(闽东、粤东)、爌(闽南),部分客赣语说煎,有些也说泡,广西大部和一些粤语说罩。

**猴子(032图)** 官话和湘语说猴子、猴儿、猴,吴语说活孙(北片)、猢猻、猴驼(南片),闽语说猴、猴团,但海南闽语说猴孙,粤语说马騮。

在官话以外的南片方言中,又明显地按与长江的远近分为近江方言(吴赣湘)和远江方言(闽客粤)。从全国范围说也可以分为北中南三片。有些重要的方言词汇是反映着三片之间的差异的。不过,中、南之间的分界有时不太整齐。例如:

**吃(饭)(084图)** 北部说吃,中部说喫(部分吴语说啞),粤语也说喫,并向桂西扩散,其余南部方言多说食。

**喝(酒)(085图)** 北部说喝(西南官话兼说喫),中部说喫(部分吴语说食和啞),南部说食(闽语)、飲(粤语)、啖(闽南)。

**穿(鞋)(079图)** 官话和多数湘语说穿,吴赣客粤语说着,闽语说颂。

**房子(101图)** 官话和北片吴语说房子(有些中原官话说屋、屋子),南片吴语和湘赣客粤说屋,闽语都说厝。

**找(148图)** 官话多说找,晋语和西北官话说寻,吴赣湘客也说寻,有些湘语说攞,粤语说搵,闽语说擇(闽南)、讨(闽东)、捞(闽北)。

**(鸟)窝(037图)** 官话说窝(儿),吴徽赣湘语多说窠,部分赣语和闽北说巢,粤、客说窠,闽语说岫。

**怕(155图)** 官话大多说怕,吴、徽语多说吓或惊(浙江中西部),湘赣语也说怕,兼说吓,闽粤语多说惊,粤语或说慄、狂。

**擦(141图)** 官话多说擦,或兼用揩(晋语和西南官话说揩),北吴和徽赣湘也说揩,南吴说揸,闽语普遍说拭,粤语说抹。

㊟关于方言的接触和方言词的兼用与合称。方言的演变有自身的变异,也有别方言和通语的接触和影响。把诸方言的词汇都展示在地图上,方言间的相互影响便能一目了然。影响

的结果一是“合称”，即把两个方言词揉成一体，一是“兼用”，即两种方言词并行。二者之中，兼用比合称更为常见。以下分别举些例子。

**桌子**(113图) 苏北、皖北的江淮官话说桌子，苏南、皖南的吴、徽语说台子，在交界处的芜湖、丹徒、广德则台子、桌子兼用。粤语说台，粤东闽语说桌，陆河台、桌兼用；湘语说桌，粤北连山、阳山合称台桌。在闽语，莆田、仙游说床，南平、沙县说桌，尤溪则合称桌床。

**东西**(119图) 从化、龙门的粤语说嘢，翁源、连平的客家说东西，新丰客家兼用嘢和东西。武鸣说嘢，邕宁、扶绥说工夫，南宁就兼说嘢和工夫。闽东说乜，闽南说物，莆田、仙游、尤溪则合称物乜。

**筷子**(112图) 在两广，粤语说筷子，闽语说箸，广东的茂名和广西的贺州都兼说筷子和箸。广东花都、龙门和广西阳朔、荔浦则合称筷箸。

不同方言的不同用词往往是不同时代所造。在通语的书面语里，有许多双音词就是用不同时代的单音词揉合起来的。例如寻找、惊吓、肥胖、拭擦、稀疏、站立、行走、饥饿、疼痛、宰杀、阉割、宽阔、狭窄、收藏、埋葬、穿着、踩踏、稠密、挑拣、细小等等，这些双音词的各个语素都在《地图集》出现过，并且都可以在方言口语中两两兼用，但是却未见合称。可见，横向的“兼用”是经常发生的，“合称”则需要长期的磨合才能定型；而纵向的新旧说法揉合成双音的书面语则可以经过文人之手随时制作出来。二者之间有不同的性质和结果。

### 叁 语法方面的价值

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比语音、词汇研究滞后，十几年来有些进展。《地图集》语法方面做了102幅图，其选目颇具特色：1，从口语出发，不选书面语句的成分和句式；2，选用常用的重要成分和常见句式；3，着重选取方言间有明显差异的条目；4，以考察语法成分的功能和结构为主，也兼顾词汇和语音差异。前三条不会有争议，第四条值得说一说。汉语语法特点的集中表现，一是虚词，包括表示语法意义而不能单用的虚成分，有的称为“记号、形态、词缀、前置词、后置词”；二是语序，包括词的组方式和各种句式。但是，汉语缺乏形态，词汇和语音有时会制约句子的结构，有些封闭性词类（如起表类作用的指代词、虚化后的数量词和方位成分）也能造成方言语法的差异。《地图集》选了指代词19个、副词14个、系词、方位词、数量结构各1个，这些非虚词共有36个，占三分之一强。加上只表示语音差异的4条，则达40条，占近四分之一。王力曾把副词称为半实词，把代词和系词称为半虚词，有些语音差异则是体现了语法化的不同程度。这样的安排并无大误。先期为地图集设计的调查表把指代词、副词等放在词汇表中，语法调查表只有65条。看来有些只表示词汇意义的条目和纯粹表示音变的条目，作为词汇去调查可能更合适些。

这102幅方言语法地图的价值和贡献也有如下三点。

⊖反映了各大方言区的差异。

**小称形式**(053图，均指语法卷，下同) 多数官话为儿化，但边缘的江淮、西南、西北官话是儿尾，不变韵、不合音；吴语是变韵（北部）或变韵加变调（南部）；粤语是只变调不变韵；晋语是既变韵又变调；其他的湘赣客闽等则没有小称形式。

**你坐着**(持续)(067图) 大部分官话和晋语都用“着”，读轻声，但西南官话和湘语（西部）、赣语都说成“倒”；湘语（东部）和闽语各用与“着、倒”不同、也读为轻声的成分；吴语用相当于“在那里”的补语表示；粤语用的则是“住、紧、稳”等不轻声的补语。

**我买菜去**(078图) 官话北部（东北、冀北、晋北、西北方言）说“我买菜去”式；南边的闽客

粤和部分西南官话说“我去买菜”式；官话中的胶辽、冀鲁、江淮和湘赣吴(大部)兼用“我买菜去”式和“我去买菜”式；部分吴语和西北官话合称为“我去买菜去”式。

**你先去(084、085图)** 官话、客家和大部分闽语部分湘语都说“你先去”式，吴语中南部、徽语、赣语、粤语、平话、部分湘语和雷琼闽语都说“你去先”式。

**打不过他(081图)** 官话和雷琼闽语说“打不过他”式，沿海吴语和部分湘粤语说“打他不过”式，西部吴语、部分徽语和赣语、客家和部分湘粤语(应该还加上闽南话)二者兼用；更多吴语和徽语、赣语说“打不他过”式，闽北闽东还有“不能打过他”式或“不能打他过”式。

从这些句例看来，方言间的语法异同比词汇差异类型更加纷繁，这是方言差异加上通语书面语不同程度影响的结果。

⊙反映了单个或部分方言区的特点。

**“圪”前缀(046图)** 晋语特有，其他方言未见。以山西省为中心，置于名动形之前，陕西、河南或只作动词前缀。晋西南和青海西宁附近只用作名词前缀。

**“团”后缀(051图)** 闽语特有，其他方言未见。

**我有去(过)(079图)** 闽粤语和闽西北赣语特有，其他方言未见。

**不知道(077图)** 部分官话(冀鲁、冀东和部分西南、西北官话)和晋语、吴语、湘语(均为南片)说“知不知道”式，闽粤语说“不知”式，部分客家和中原官话也说“不知”式或“不知道”式。

**我没有他大(100图)** 官话说“我没有他大”式或兼说“我不如他大”式，吴语中南部说“我还(是)他大”式，闽南和粤语说“我无他那么大”式，部分南片吴语和客赣湘语也有类似说法。

这些说法反映了一些个别方言的语法特点形成之后常向周边方言有所扩散。

⊙反映了一些方言语法特征的演变过程。

**动物性别表示法(076图)** 官话、晋语、徽语都在动物之前加“公、母”(如说公鸡、母鸡)，闽、客和大部粤语、部分湘赣语则说“鸡公、鸡母”式。其余的吴语和部分湘赣粤语在二者之间摇摆，或二者兼用，或兼用一部分，表现了南北两种造词法的影响。

**“鸡死掉了”的“掉”(075图)** 多数官话不说“掉”，也不加补语，只有少数江淮官话和一些吴语(以南京为中心)以及西南西北官话说“掉”。东南方言中不少加补语，北片吴语和徽语用“脱”，湘赣语用“过、呱、嘎”，闽语用“去”，部分粤语用“开”。但吴闽赣客粤中都有不少地方已经用了“掉”，这可能是近代南京官话影响的结果。

**他把碗打破了(处置句)(092图)** 官话和大多数湘赣语都用“把字句”，冀鲁、胶辽、和东北、西北官话兼说“他把碗给打破了”。在吴、闽、客、粤诸方言还有少量其他说法，如说“他打破碗破了”式，有的不用介词，而用不同的主谓谓语句，图上未有详细反映，可参阅李如龙、张双庆(1997)。显然东南方言的说法是残存的，“把碗给……”是后起的。

**给我一支笔(双宾句)(096图)** 多数官话方言说“给我一支笔”式，但西北的“给我给一支笔”式和西南的“给一支笔给我”式都说成连动式。吴语粤语和部分湘赣语说“给一支笔(给我)”，近宾和远宾互调。南部吴语和多数闽语把指物宾语提前做主语，说“笔一支给我”式或“笔给一支我”式。这说明双宾句可能是后起的句型，尚未稳定于一统。

**被(衣服被贼偷走了)(095图)** 这个介词多数官话用“叫、让”或兼用“被”，江淮、西南、西北官话有些也兼用“给”。湘语和粤语西片用“着、捱”，粤语还用“界”，吴语北片用“拨”，南片和闽语同样用“乞”，客赣湘都有一些地方用“拿、把”。可见“被字句”比起“把字句”作为句型显然更加成熟，但所用介词也尚未统一。

#### 肆 《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经验和启发

汉语方言的全面调查和地图集的制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进行这个工程是需要胆识的。所谓“识”，是能认识到它对于建立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开创意义和进一步研究汉语方言的拓展意义。所谓“胆”是不怕困难，敢于接受挑战。已有的汉语方言地图，全面的只有分区图，条目图只有局部地区的，比较的条目也不多，这就难免有悬空之感。应该说，我们积累的汉语方言调查材料已经不少，进行全面比较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在新的世纪来绘制全国性的方言地图，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有了胆识，才能及时。

绘制方言地图，第一步工作、也是第一个决定成败的关键是设计调查条目。条目的设计又取决于设定的目标和规模。目标太低固然不行，目标太高、规模太大，计划又难以完成。《地图集》属于中型规模，目标恰当。从所选的条目可以看出，决策者既有丰富的实际调查经验，也能注意继承已有的成果和传统，因此语音和词汇语法条目都选得相当好。赵元任早期制定的“特字表”和五十年代的《词汇调查手册》入选的条目都不少。从 1005 条调查条目中能够选制 510 幅地图，高质量的条目已经过半，也说明条目的设计是成功的。

有了合适的条目，另一个决定成败的关键便是组织调查队伍和制定调查工作方案。参加这次调查的人员都是有经验的中年专家，各自调查的点大多是自己熟悉的方言，34 所高校和研究单位的 46 位专家分头调查了 930 个点，平均每人 4 点，在工作忙的条件下，四年就完成了调查，这都可以说明组织者的功力和号召力。在工作方法上，《手册》要求所有的点都到实地做调查，找的应该是六十岁以上的发音人，记的应该是口语的音，有几种说法都要记下来，多音词要记连读后的音，注明新老、雅俗、常用与否，并要求保存所规定的录音档案，用字上尽量找本字，适当用已经通行的俗字。这也都是些恰当的要求，并能保证调查的质量。

总的看来，《地图集》从调查条目的制定、调查方案的设计、队伍的组织到材料的整理和地图的绘制，各项工作都是成功的，所得成果是优质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我初步浏览的印象，可能在某些音类比较的选字上，某些语法比较的例句选择上，某些点的注音在调类的归并上，某些字音的文白读处理方面，还有些值得推敲之处。限于篇幅，就不一一提出了。

据本书的“前言”所述，在绘制地图之前，已经建成了 930 个调查点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在《地图集》出版之后，还将编写《汉语方言语料集》和《汉语方言地图集(电子版)》，“把调查所得的全部语音、词汇、语法材料以列表对照的形式或以数据库的形式提供给研究者使用，在电子版里，甚至可以提供有声语料，提供多种检索、显示、比较、分析以及互动的功能，使之发挥更强、更大的作用。”读了这一段，我们不但感佩编者的雄心壮志，而且对他们的奋斗目标颇有信心，也从中得到鼓舞。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一部成功的巨著。为了使这些二度开发的成果同样具有高质量和大用途，从而推动汉语方言的研究，诚恳地建议参加工作的专家们对所记录的语料再做一次认真的校订，把它打磨的更加光彩，使它成为汉语方言学的里程碑。

不仅如此，就《地图集》和它的相关成果进行研究，总结经验，对于进一步比较汉语方言、绘制方言地图，例如按方言区、按省份绘制更为详细的条目比较图，乃至比较少数民族语言来绘制地图，都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参考文献

-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曹志耘 2006 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方言学报》第一期



贺登崧 2003 《汉语方言地理学》(中译本,石汝杰、岩田礼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主编] 2001 《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1997. 《动词谓语句》,(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Promising Studies on Chinese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A Review on the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汉语方言地图集》)

LI Rulong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important values and contributions of the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the first major academic endeavor representing the comprehensive differences of Chinese dialects in map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xperience gained in compiling the atlas is well worth summarizing and popularizing.

**Key words**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comparison study

---

## 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成立

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指导、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已经成立,揭牌仪式于2008年12月2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主任、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为该中心揭牌并讲话。来自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各分中心、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信息产业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南京大学、中文信息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仪式。

该中心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指导下的实体性研发机构,致力于把语言和语言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和文化商品。中心依托商务印书馆,以“中国语言产业的研发、示范基地”为定位,以壮大语言学队伍、拓展语言学领域、提高语言学的社会影响力为己任,力求更好地为国家、社会和学界服务,引导语言生活向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心的目标是:对语言学成果进行梯次开发、普及和应用,加深语言产业与学科间的联系,在两者之间寻求切合点,形成良性的、体制性的互动。

中心设立开发研究院,下设辞书部、著作部、教材部、期刊部、网络部、影视部、广告部、培训部等,全方位进行语言产业的开发,范围包括:语言文字标准普及,语言教学、培训、测试,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语言行业与职业等方面。

中心还将设立非营利性的“中国语言成就奖”基金,每年评选,奖励在把语言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人。中心还将出版一份内部刊物《语言资源动态》,及时反映国内外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探讨把语言转化为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